上古虚拟世界的天籁之音

——论《五藏山经》有关精灵音乐的记载

李炳海

《五藏山经》为《山海经》中《山经》部分的异称，其中记载诸种具有音乐天赋的精灵，它们的鸣叫声合乎音乐的节拍韵律。精灵鸣叫所发出的乐音，与其依托之山的自然生态密切相关，与某些自然存在物构成对应关系。产玉之地的精灵音如击磬，产雄黄之地的精灵音如鼓声。生产琴瑟之材所在地的精灵，其鸣叫声则如轻吟曼歌。还有的精灵由于充当所在之山守护神的角色，所发出的声音则如击柝。这些记载有的渗透古代先民生命一体化理念，反映出他们对于艺术由来的思索和理解。

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《山海经》名物考证及中国早期神话研究”（批准号：10BZW030）阶段性成果

《山海经》分《山经》和《海经》两大类，其中《山经》包括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个部分，又称《五藏山经》。《五藏山经》记载了许多种精灵的鸣叫声，这些精灵包括兽类、鸟类、虫类，也有的兼具多种生灵的形貌特征。《五藏山经》所记载的精灵的鸣叫，绝大多数保持着自然之声的随意和朴野，无法纳入音乐的规范。也有的鸣叫声具有韵律和节奏，能够给人以审美的愉悦，可称之为乐音。《五藏山经》中诸种精灵所发出的乐音是上古先民虚拟的，不存在客观的真实性。但是，这些乐音的生成却是渊源有自，书中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。探讨虚拟世界所描述的这些天籁之音，有助于解开《山海经》的编纂之谜，同时从虚拟世界的天籁之音中领会古代先民的音乐理念和生命意识。

一、玉石滋润出的击磬之声

《五藏山经》记载的精灵，它们所发出的声音最悦耳的，当属犹如磬声者。能够发出这种声音的精灵不是一种，而是多种。

《西次三经》写道：“騩山，其上多玉而无石，神耆童居之，其音常如钟磬。”[①]神耆童所在的騩山盛产玉，这位山神发出的声音如击钟叩磬，非常动听。《西次四经》有鸟鼠同穴之山，“其上

多白虎、白玉”[②]。发源于此山的滥水,其中多鴽魮之鱼,这种鱼“音如磬石之声,是生珠玉”[③]。鴽魮之鱼栖息的滥水发源于多产白玉的鸟鼠同穴之山。这种神奇的鱼不但能发出玉磬般的声音,而且还能生出珠玉,它与玉的缘分极深。《中次二经》写道:“鲜山,多金玉,无草木。鲜水出焉,而北流注于伊水。其中多鸣蛇,其状如蛇而四翼,其音如磬。”[④]这里提到的鸣蛇,既可以栖息在多金玉而无草木的鲜山,也可以生活在发源于鲜山的伊水。鲜山多金玉,那里的鸣蛇则其音如磬。《五藏山经》中明确标示的其音如磬的精灵,总共只有以上三例,它们所依托的山都盛产玉,相同的自然生态使它们都能发出玉磬般的声音。

上面提到的三种精灵,神耆童、鴽魮之鱼出自《西山经》,鸣蛇出自《中山经》,它们不是同在一处,但都发出磬石之声,显然,它们的这种发声功能与空间方位没有形成对应关系。神耆童的身体形态如何,文中没有交代。至于另外两种,一种是水中之鱼,“其状如覆铫,鸟首而鱼翼鱼尾”[⑤],鴽魮之鱼奇形怪状,并且长着鸟首。《中次二经》的鸣蛇,“其状如蛇而四翼”[⑥]。这两种精灵的形体样态相去甚远,却都是“其音如磬”,它们能够发出相同的乐音也不是形体样态的构造决定的。三种精灵都是其音如磬,它们所依托的山又都产玉。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,那就是出产玉石的生态环境使它们的发声如同敲击玉磬。至于騩山的神耆童“其音常如钟磬”[⑦],其中不但提到磬,而且还提到钟,那是因为钟和磬都是敲击类乐器,因此连带提及。

三种精灵因其所依托的山产玉,故能发出玉磬之声,表面看来,其中的道理很简单,因为磬是由玉制成。玉是制磬的原材料,以玉造磬。因此,《五藏山经》有时直接称可以制造磬的玉为磬石。比如《西次一经》的小华之山,“其阴多磬石”[⑧]。《西次二经》发源于高山的泾水,“其中多磬石”[⑨]。《西次二经》的鸟危之山,“其阳多磬石”[⑩]。磬石,指的是玉,因为可以制磬而得名。

《西次三经》还写道:“章莪之山,无草木,多瑶碧。所为甚怪。有兽焉,其状如赤豹,五尾一角,其音如击石,其名如狰。”[⑪]章莪之山无草木而多玉,碧,指的也是玉,是玉之一种。栖息在章莪之山的怪兽“其音如击石”[⑫],它所发出的声音富有音乐感。《尚书·舜典》记载,舜的乐官夔云:“予击石拊石,百兽率舞。”[⑬]这里的石,指石制的乐器,通常以磬当之。显然,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是因为想象中的章莪之山盛产玉,因此把那里的怪兽描绘成能发出击石之声的精灵。

神耆童等四种精灵因为所居之处产玉而其音如磬。可是,玉和三种精灵是通过什么方式加以沟通,使这些精灵具有音乐天赋,发声如磬,这涉及到古人对于玉的理解。在古人看来,玉具有润物功能,它可以把自身的能量、属性传导给与它相接触的对象。《荀子·劝学》篇称“玉在山而草木润”[⑭],指的是玉把本身的温润之性传导给所在山体的草木,使草木充满生机和活力。《礼记·聘义》也称玉“气如白虹”、“精神见于山川”[⑮],还是强调玉的辐射功能,它使自身的气向外扩散,弥漫于天地之间。神耆童、鸣蛇、鴽魮之鱼所依托的山都出产玉,而玉又是制造磬的原材料。于是,先民就在想象中把玉可以制造乐器的功能与所在之处的精灵相沟通,认为玉的音乐资质传导给了这些精灵,使他们也具有音乐禀性,发出的声音如同敲击玉磬那样动听。

二、琴瑟之材感发的清音

《西次四经》有如下记载:“刚山,多柒木,多㻬琈之玉。刚水出焉,北流注于渭,是多神䰠,其状人面兽身,一足一手,其音如钦。”汪绂云:“柒即漆字。”[⑯]刚山的物产主要有两类,一是㻬琈之玉,二是漆树。㻬琈之玉是一种美玉,在《五藏山经》中共出现十九次。漆树是一种经济用材,它的树脂可以制成琴、瑟等木制乐器表面的涂料。《诗经·鄘风·定之方中》叙述宫室建筑时

写道："树之榛栗，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。"郑玄笺："树此六木于宫者，曰其长大可伐以为琴瑟，言豫备也。"[17]对此，王先谦作了进一步补充："椅、桐、梓，可备他日伐为琴瑟之材，漆则所以髹也。"[18]按照这种说法，建筑宫殿的过程中栽植椅、桐、梓、漆等树木，为的是日后制造琴瑟等乐器，漆树是为乐器提供涂料。这样看来，刚山的漆树是制造琴瑟等乐器的材料。刚山的精灵称为神䰠，可见具有神性。"其音如钦"[19]，它发出的声音非同寻常，故特意加以标明。《说文·欠部》："欠，张口气悟也。""钦，欠貌，从欠，金声。"段玉裁注："悟，觉也，引伸为解散之意……《通俗文》曰：'张口运气谓之欠㰦。'"[20]钦，字形从欠，欠本指人打呵欠，是张口吐气、身心放松之象。钦字用以表示声音，指的是一种轻松状态发出的悦耳之音。郭璞注："钦亦吟字假音。"[21]大意近之。《诗经·小雅·鼓钟》共四章，描写歌舞娱乐的场面，各章首句依次是"鼓钟将将"、"鼓钟喈喈"、"鼓钟伐鼛"、"鼓钟钦钦"[22]，首句指钟声有节奏，第二句指钟声协调，第三句言钟鼓齐鸣，进入演奏高潮，第四句则是演奏进入收尾阶段，"钦钦"，指钟声缓慢悠扬，给人以宽松之感。对于钦钦一词，清人陈奂作了如下解释：

> 《传》云："钦钦，言使人乐进也。"《凫鹥·传》："欣欣然乐也。"钦、欣一声之转。《广雅·释训》："钦钦，声也。"[23]

陈奂引述毛传对"钦钦"和"欣欣"两词所作的解释，认为"钦钦"即"欣欣"，二者声义相通。陈奂的说法是可信的，钦、欣字形皆从欠，故意义相通，读音亦相近。钦钦、欣欣，指的都是轻松之象。刚山的精灵神䰠"其音如钦"，是一种轻松之音，是清吟曼诵。刚山的物产只有两种，即漆木和玉。如果是玉起的作用，神䰠应当是其音如磬。而神䰠是"其音如钦"，显然是受漆树感应的结果。

《东次二经》有如下记载："空桑之山，北临食水，东望沮吴，南望沙陵，西望湣泽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牛而虎文，其音如钦，其名曰軨軨。"[24]空桑之山的精灵也是"其音如钦"，和刚山的精灵鸣叫声相同，是动听的乐音。对于其中的空桑之山，郭璞注曰："此山出琴瑟材，见《周礼》也。"[25]相传空桑之山是出产制造琴瑟之木的地方，郭璞所说的《周礼》，指《周礼·大司乐》所说的"空桑之琴瑟"[26]，空桑以出产琴瑟著称，是因为那里有制造琴瑟的树木。《楚辞·大招》也写道："魂乎归来，定空桑只。"王逸注："空桑，瑟名也。《周官》云：'古者弦空桑而为瑟。'"[27]空桑之地木材所制成的瑟是著名的乐器，以空桑得名。空桑之山的精灵"其音如钦"，这轻松优雅的乐音，得益于空桑之地盛产可制琴瑟的木材，空桑之山的精灵軨軨是得到那里带有音乐因素的灵气，所以发出轻松优美的乐音。

《西次四经》刚山的神䰠，《东次二经》空桑之山的軨軨，它们相距遥远，处于相反的方位，分别居于西部和东方。神䰠人面兽身，一足一手，是半人半兽而又肢体残缺的怪神。軨軨兼有牛和虎的形体特征，属于怪兽，二者的形体样态亦有明显差异。尽管如此，它们所发出的声音却是相同的，都是"其音如钦"，是轻松悦耳的乐音。二者的这种共通之处，只能从它们所处之山在自然生态上的一致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，那就是都盛产可造琴瑟的树木。只是刚山条目明确标示那里有漆木，可作琴瑟的涂料。而空桑之山盛产琴瑟之材的记载，《东次二经》没有明示，需要用其他文献的记载加以补充和印证。

把山中精灵轻松优美的声音与制造琴瑟的树木相贯通，这种联想与琴瑟在上古社会生活中的功用密切相关。和钟、鼓等乐器相比，琴瑟属于轻型乐器，更多地运用于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休闲娱乐，营造的是轻松的气氛。《诗经》有许多这方面的描写。《周南·关雎》云："窈

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”[28]这是男士以弹奏琴瑟的方式接近他所追求的淑女，和她结为朋友。《唐风·山有枢》写道：“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乐。”[29]这是劝人及时行乐，在饮酒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，以琴瑟助兴。《秦风·车邻》写道：“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瑟。今者不乐，逝者其耋。”[30]这里出现的贵族夫妇家庭娱乐的场面，他们并坐鼓瑟，及时地享受人生之乐。琴瑟是轻型乐器，弹奏出的是清音，在《诗经》时代主要用于休闲娱乐。所以，由山中精灵轻松悦耳的乐音联想到制造琴瑟的树，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。

三、雄黄辐射的击鼓节拍

《五藏山经》所记载的是山中精灵，还有的发出击鼓之音，即所谓的革木之声。《西次四经》有如下记载：“中曲之山，其阳多玉，其阴多雄黄、白玉及金。有兽焉，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，一角，虎牙爪，音如鼓音，其名曰驳，是食虎豹，可以御兵。”[31]驳是传说的中曲之山的精灵，它高大如马而生一角，并且有虎的爪和牙。角、爪、牙是它形体固有的三大利器，因此，虎豹都能被他吃掉，有很强的杀伤力。这种精灵所发出的声音也很雄壮，如同击鼓。鼓声高亢雄壮，乐器合奏以鼓相节制，在战场上则是击鼓进军。鼓为乐器之首，虎为百兽之王，而驳则连虎豹都能制服，它“音如鼓音”，和它的形体样态、旺盛的生命力是相一致的。那么，驳为什么会有如此雄健的形体和巨大的杀伤力，以至于所发出的声音如同咚咚击鼓呢？这与它所处的中曲之山的自然生态密切相关。中曲之山有金，有玉，可是，《山海经》盛产金玉之山的数量众多，许多有金有玉的山见不到猛兽，所以，不能用中曲之山盛产金石来解释驳的力大无比、其音如鼓。中曲之山的阴面还有雄黄，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矿物，驳的生命禀性是否与雄黄相关呢？《山海经》的相关记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雄黄，通常为橘红色，因往往与雌黄伴生，又呈黄色。也有青黑色者，称为青雄黄。《五藏山经》中雄黄出现三次，青雄黄出现十二次，共计十五次。其中与山中精灵发声的相关记载三次，除《西次四经》所载的中曲之山的驳，还有《西次三经》槐江之山的神英招，《北次一经》谯明之山的孟槐。《西次三经》写道：“槐江之山……其上多青雄黄，多藏琅玕、黄金、玉，其阳多丹粟，其阴多采黄金、银。实惟帝之平圃，神英招司之，其状马身而人面，虎文而鸟翼，徇于四海，其音如榴。”[32]槐江之山是一座神山，是天帝的平圃，即天帝所治的苑囿，平，谓治理。槐江之山的精灵是神英招，它兼有人、马、虎、鸟的形体特征，能够巡游四海。“其音如榴”，发出的声音很特殊。槐江之山物产丰富，其中列在首位的是青雄黄，由此凸显它的重要性。《北次一经》写道：“谯明之山……有兽焉，其状如貆而赤豪，其音如榴榴，名曰孟槐，可以御凶。是山也，无草木，多青雄黄。”[33]谯明之山的精灵孟槐，“其音如榴榴”，与槐江之山神英招的“其音如榴”属于同一类型。谯明之山只有一种物产，即青雄黄，显然，是青雄黄使孟槐“其音如榴榴”。槐江之山列在首位的物产是青雄黄，那里的精灵神英招“其音如榴”，也是青雄黄所起的作用。概括言之，青雄黄使两山的精灵发声相同。问题的关键在于“其音如榴”，或“其音如榴榴”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声音。

槐江之山神英招“其音如榴”，郭璞注：“音留，或作籀 此未所详也。”[34]谯明之山神灵“其音如榴榴”，是叠用“榴”字。《西次三经》的阴山条目曾出现过这种用法：“阴山……有兽焉，其状如狸而白首，名曰天狗，其音如榴榴，可以御凶。”[35]阴山的精灵称为天狗，它的声音如榴榴，并且与谯明之山的精灵谯明一样，发出的声音“可以御凶”，这种声音具有威慑力，可以祛除凶险之事。从榴榴一词的读音考察，它指的应是鹠鷅鸟，榴榴，乃是鹠鷅的别读。鹠鷅二字系双声，快读则近乎榴榴。至于“其音如榴”，其中的“榴”字乃是鹠鷅的简称。《尔雅·释鸟》：“鸟少美长

丑为鹠鷅。”郭璞注："鹠鷅，犹留离。《诗》所谓'留离之子'。"[36]鹠鷅又作留离，见于《诗经·邶风·旄丘》。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引陆玑《疏》称："流离，枭也，自关而西谓枭为流离，其子适长大，还食其母。"[37]关西称枭为流离，《西次三经》所说的阴山远在积石之山、即黄河上游流经之山的西部，当然是远在关西，故称枭为榴榴。《说文·木部》："枭，不孝鸟也，故日至捕枭磔之，从鸟在木上。"[38]照此说法，鹠鷅指的是枭，传说中是一种不孝鸟，长大之后连它的母亲都要吃掉。枭，俗称猫头鹰，是一种猛禽。《诗经·大雅·瞻卬》有"为枭为鸱"之语。郑玄笺："枭，鸱声之鸟。"[39]鸱指鹞鹰，也是一种猛禽，捕食时发出恐怖的声音。枭鸟的声音如同鹞鹰，同样具有威慑力。

综上所述，槐江之山的精灵神英招，谯明之山的精灵孟槐，都因为生活在盛产青雄黄之地，所以发出的声音如同猫头鹰，令外界恐怖，能够抵御凶险。而中曲之山的精灵驳，同样栖息在盛产雄黄之地，它发出的声音如同击鼓。驳能够吞食虎豹，可以抵御战争，是一种以猛禽为原型的精灵。这样看来，雄黄以其巨大的能量，使中曲之山的精灵驳"音如鼓音"，使槐江之山的神英招、谯明之山的孟槐，发出的声音如同猫头鹰的鸣叫。鼓音是乐音，使人愉快，也令人振奋，而猫头鹰的鸣叫通常是在夜晚，特别令人恐怖。"音如鼓音"、"其音如榴榴"，二者的相通之处是发出的声音雄壮高亢，具有震撼力和威慑力，体现出雄黄所具有的强大功能。

雄黄是一种矿物质，又称鸡冠石，属于单晶系，晶面具有金属光泽。古代把雄黄作为药物使用，具有解毒功能，外用可治疗癣疥恶疮、蚊虫咬伤等症。雄黄具有药物功能，古代先民把它的这种功能加以神秘化，把它视为害虫的克星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九八八引《玄中记》："员丘之上多大蛇，以雄黄精厌之。"[40]这是说雄黄对毒蛇具有威慑作用，可以用它来驱除蛇害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九八八又引《淮南万毕术》称："夜烧雄黄，水虫成列。"[41]列，通裂。《周易·艮》九三："列其夤"[42]，谓使夹脊肉裂开。这里把雄黄的杀虫功能渲染得神乎其神。《五藏山经》共计十五次提到雄黄，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看待，应当与它的药用功能有关。先民已经了解它的这种功能，因此反复提及。

先民把雄黄视为具有灵异效应的神药，因此，对于雄黄的采掘也带有庄严的性质和神秘的色彩。《水经注》卷三七《沣水》条目下有如下记载："黄水出零阳县西，北连巫山溪，出雄黄，颇有神异。采常以冬日祭祀，凿石深数丈，方得佳黄，故溪水取名焉。"[43]雄黄的采掘颇为艰难，尤其是优质雄黄的获得，要付出艰苦的劳动。采掘雄黄安排在固定的时段，开工前还要进行祭祀，雄黄在先民心目中的神秘、珍贵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这里叙述的虽然是后代的情景，但是，由此可以推断早期先民对雄黄这种药物如痴如狂的高度信赖，已经把它神化。

雄黄对于毒蛇等害虫具有威慑力，是害虫的克星。《中次四经》所记载的中曲之山的精灵驳，"其音如鼓音"，那里"其阴多雄黄"。驳是一种凶猛的精灵，不但以虎豹为食，而且"可以御兵"，能祛除兵戎之患，这与雄黄的杀虫功能一脉相通。《北次一经》所载的谯明之山："是山也，无草木，多青雄黄。"[44]那里的精灵孟槐"其音如榴榴"，发声如枭，同时"可以御凶"，能驱除各种凶邪，是害虫的天敌。《西次三经》所载的槐江之山也盛产雄黄，那里的精灵是神英招，文中虽然没有提及它的御凶祛灾本领，但这位精灵能够"徇于四海"，它生有鸟翼，可以巡游四海。既然如此，它当然也具有克敌制胜，驱除灾害的本领，否则无法巡游四海。盛产雄黄之山的精灵都具有威慑力，它们的这种本领与雄黄的祛灾镇邪功能一脉相通，先民把它视为雄黄所赋予。

《五藏山经》出现的精灵，有的还能发出敲击木梆的声音，见于《北次一经》："大咸之山，无草木，其下多玉。是山也，四方，不可以上。有蛇曰长蛇，其毛如彘豪，其音如鼓柝。"郭璞注："如人行夜，敲木柝声。"[45]更夫敲击木梆，通常都有自己的节奏，属于乐音，在深夜中显得很动听。大咸山的精灵长蛇为什么"其音如鼓柝"，如果从该山的物产与长蛇的关联方面进行考察，找

不出问题的答案，因为大咸山除了“其下多玉”之外，连草木都没有，而玉与击柝之声不存在因果关系。要解开这个谜，需要转换视角，从其他方面进行探索。大咸山地势险要，山的四周是方形，都是悬崖绝壁，外界生灵无法从地面来到山上，也不允许攀登。长蛇是大咸山的神灵，它发出的声音如同击柝，是以该山守护者的角色出现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称：“重门击柝，以待暴客。”[46]古代先民在居住场所设立多道门户，并且在夜间有专人敲击梆子，为的是预防强盗的侵袭，木梆最初的作用是防盗，同时衍生出报更的功能。大咸山的精灵长蛇，“其音如击柝”，它通过发出击柝般的声音，守护着自己的栖息地。

四、结语

《五藏山经》所记载的诸种精灵具有乐音性质的鸣叫，出自先民的想象和虚拟。但是，它们并非全是虚妄的，而是在幻想中承载着先民的理念，其中包含对生命的体认，对艺术生成的理解。

中国古代早期艺术理念的一个重要支撑点，就是认为音乐是由模仿自然而来，这从《吕氏春秋》的论乐文字看得很清楚。《音律》篇把十二律与一年十二个月相对应，把音律说成生于天地的风气。《古乐》篇则把十二律说成取法于凤凰的鸣叫。颛顼之乐是“飞龙作效八风之音”，帝尧之乐是“效山林谿谷之音”[47]。这些论述表明，先民认为自然界本身就存在合乎音乐节奏韵律的声音，人类取法这些声音而创造出音乐。《五藏山经》记载诸种精灵的鸣叫具有乐音性质，可以印证先民音乐取法于自然的理念。他们认为自然界确实存在合乎音乐节奏韵律的天籁之音，所以，才成为人类创制音乐时的取法对象。然而，《五藏山经》有关精灵鸣叫类似乐音的记载，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此，它还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出精灵的鸣叫何以具有音乐属性的原因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渗透原始的生命哲学理念，用它来解释乐音的生成。

神耆童、鮯鮯之鱼、鸣蛇，都能发出玉磬之声，是因为它们所依托的山产玉。神䰠、犻犻“其音如钦”，是因为所在之地生长着可以制造琴瑟的树木。䍶“其音如鼓音”，因为所在的中曲之山有雄黄。这些记载所渗透的是精气相通、生命一体的原始哲学理念。玉、树木可以把它们的属性、功能传导给所在之地的精灵，使它们发出合乎音乐属性的声音。由于玉、树木、雄黄是不同的自然存在物，所以，三个系列的精灵所发出的声音也就各异。自然存在物对所属精灵所发挥的作用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能量传输，而是生命之气的渗透、贯通，正因为如此，这些精灵的鸣叫才具有生命呐喊的属性和灵气，合乎音乐的节拍、韵律。《礼记·聘义》对玉有如下叙述：“叩之，其声清越以长，其终诎然，乐也。”[48]叩击玉所发出的声音泠然清越，故《五藏山经》中以产玉之山为依托的精灵“其音如磬”。和金石相比，制造琴瑟的树木质地偏软，属于柔性，由此而来，居于盛产琴瑟之地的精灵也就“其音如钦”，所发出的是柔性的清音。至于栖息在盛产雄黄之地的精灵，则因为雄黄具有强烈的药物功能，它们的鸣叫则犹如击鼓，发出的是阳刚之音。自然存在物的属性，融入所属精灵的生命，发出刚柔清浊各异的乐音。《北次一经》所载大咸之山的精灵长蛇，因其作为该山的守护神角色出现，故“其音如击柝”，这是由角色担当而发出的呐喊。同样渗透先民生命哲学的理念，也包含先民对艺术起源的理解，即乐音可以从生命冲动所发出的呐喊声中生成。

---

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⑯⑲㉑㉔㉕㉛㉜㉝㉞㉟㊹㊺ 袁珂：《山海经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55页，第64页，第64页，第122页，第64页，第122页，第55页，第23页，第34页，第36页，第52页，第52页，第61页，第

61页，第61页，第105页，第105页，第63页，第45页，第69页，第46页，第53页，第69页，第75页。
⑬ 孔颖达：《尚书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31页。
⑭ 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，中华书局1996年版，第6页。
⑮㊽ 孙希旦：《礼记集解》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1466页，第1466页。
⑰⑱㉒㉘㉙㉚㊴ 王先谦：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238页，第239页，第746—748页，第13页，第418页，第436—437页，第991页。
⑳㊳ 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410页，第271页。
㉓ 陈奂：《诗毛氏传疏》卷二〇，中国书店1984年版。
㉖ 孙诒让：《周礼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1757页。
㉗ 洪兴祖：《楚辞补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221页。
㊱㊲ 郝懿行：《尔雅义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264页，第1264页。
㊵㊶ 李昉：《太平御览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4371页，第4371页。
㊷㊻ 李道平：《周易集解纂疏》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，第462页，第629页。
㊸ 郦道元：《水经注》，岳麓书社1995年版，第543页。
㊼ 陈奇猷：《吕氏春秋新校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88—289页。

（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）

·书 讯·

新乐府辞研究

张 煜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

《新乐府辞研究》以《乐府诗集·新乐府辞》为研究对象，采用乐府学研究方法，从文献、音乐、文学三个方面对“新乐府辞”进行综合考察，突破了以往学界只把元白新乐府创作列入新乐府的局限。书的主要创新点有：一、根据郭茂倩《新乐府辞序》对“新乐府辞”的界定以及唐代新乐府的实际情况，对新乐府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揭示，在《乐府诗集》收录的 235 题之外，辑补了 170 题；二、证明有 40 题新乐府曾入乐歌唱，新乐府并非都是不入乐的文人诗；三、探讨了唐代翰林学士与新乐府辞创作之间的关系，认为唐代翰林学士具有创作乐章歌辞的职责，翰林学士从本身的职责出发，创制出政治讽喻和娱乐两类性质的新乐府辞；四、认为白居易主张新乐府必须入乐、强调音乐深入人心的作用，其《新乐府》在主题、题材及结构等方面都以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为原型；五、重新考察了张籍、王建、元稹、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互动关系，指出是张王古乐府开启了元白新乐府创作，而元白新乐府创作则影响了张王新乐府的创作。